

艾曼 ● 著



北

赤裸呈

京

现

异

类

情

怀

都市男女危情游戏索性玩到底

宝

贝

拥着她穿行在欲望的丛林中

BEIJINGBAOBEI
延边人民出版社

北京宝贝

【吉】新登字 08 号

责任编辑:张光早

封面设计:循环工作室

北京宝贝

艾曼 著

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吉林市华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11 印张 230 千字

2000 年 4 月第 6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

ISBN 7-80648-058-6/1·29

定价:19.00 元

北京宝贝

JING

BAO

BEI

艾曼 著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BEI JING BAO BEI

献给北京的午夜和心跳

北京出版人出版

目 次 :

第一章 在失业的日子里 (9)

比尔涨得通红的脸蓦地盖到她的脸上乱吻起来。女孩已经无法看清比尔脸上那些丑陋的雀斑了。他的嘴贪婪地堵住女孩的口鼻,几乎让女孩背过气去,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:“Dear, I love you! oh, Baby!”一只手已顺势伸入了她只有三颗纽扣,一只纽扣尚未扣的西装外套里。那里面,一件薄薄的低领裙装紧紧地裹着她饱满的躯体。

第二章 为爱出击 (26)

她身上的毛孔,象沐浴着一阵微热的海风,一点点地张开了。沙滩热漉漉地,每一粒沙子,都充满了金子一样的质感,细腻地、又尖锐地灼烤着她。她像是在温暖的大海里,在一层高过一层的浪尖上做着愉快的旅行,一种有冒险意味的肉体旅行。冼俊雄突然挪开她的手,把头埋在她那花蕾般的乳房里。卢曦的心,仍然扑

扑地跳着，任凭冼俊雄疯狂地吻着。

第三章 初试得手 (48)

她浑身上下，散发着丛林里的稀有动物才有的野性的气息。他紧紧地抚摸着她从乳房到小肢，再往下延伸，有力的、抽搐着的肌肉，听着她尖利地，像兽一样，绝望而又生动的哀嚎。这声音听起来分外动人，像在进行只有那些凶猛的动物之间才能展开的嬉戏。他让自己也加入这嚎叫。

第四章 情敌生乱 (70)

她任凭他的手指像钢针一样插进自己的肌肉。她甚至喜欢那种疼痛带来的快感。她伸出双手吊着冼俊雄的脖子，像一个垂死的病人。很多话涌到她的心头，她感到说不出口。她在那个人——阿南面前时，也常常有这样的感觉。她要问他，他爱她吗？

第五章 狂欢酒会 (93)

杰克找到那件圣洛朗晚装在腰部的细巧的钮扣，一一解开。他把裙子从卢曦的身上褪下来，他看见卢曦穿着乳白色的胸罩和裤衩的洁白修长的身体，像一个刚从游泳池里出来的美人鱼。杰克轻轻地亲了亲卢曦修长的身体，卢曦早已经醉得没有任何感觉了。

第六章 重逢初恋 (116)

她用余光瞥一眼被掀得乱糟糟的被子 and 毛毯,还有她的衬衫、裤衩、胸罩、长统袜。这些都成了她生活中惯常发生的场景了,像吃一顿饭一样稀松平常。

第七章 暴雨狂乱 (132)

赵诚南的唇一路到她的唇,她就像一个饥渴的孩子,情不自禁地吮吸起来。她的心中,有一团难耐的烈火在那里燃烧,她恨不得能有消防车的高压水龙头来,冲着自己从头到脚地浇下来,或者立即跳到一个游泳池里去。那团火焰,在她的身上四处奔窜,越燃越大……

第八章 阴谋与爱情 (150)

他恨得牙痒痒,像小时候同村里的孩子们打架一样,他狠狠地掀起卢曦的皮肉,他看着卢曦疼得龇牙咧嘴的样子,心中充满了快感。这样发泄他的愤怒还不够,他骑在卢曦的身上,狠狠地拧她,脸上露出残忍的笑容。他的手像一只铁爪,拼命地撕扯着卢曦,恨不得能把她撕成碎片。卢曦紧紧咬住牙关,不让自己哭出声来。她的眼泪还是流了出来,顺着她的脸,流到她的脖子,再流到她的乳房,从腰的一侧,滑落到床上。

第九章 跟大家玩 (171)

冼俊雄、戈尔、张鸿、比尔、赵诚南一个个的面容，在黑暗中变成了同一张脸，对着她狞笑。他们贪婪的目光，让她无处逃身，她深深地厌恶自己，绝望的情绪，充塞在她的心头，她被他们毁了，是她自己心甘情愿地被他们毁了的。这些人，没有一个有灵魂。他们都只要她的身体，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她的心，她的心一直在胸膛里怦怦跳着。

第十章 天淡星河垂地 (182)

她吻着他，吻着那个想像中的十年前的他，她热切地拥抱他，好像今生再也不愿意失去他，她紧紧地同他偎依在一起，偎依在过去的想像里。

第十一章 美丽娃娃 (202)

他有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的爱。他要把自己的血液，凝结成世界上最美的我、奉献给这个他最爱的人。她的身体就是他的身体，她的血，就是他的血，她的心，就是他的心。他们在一起上升，在一起飞翔，在一起爬上群山之巅，看到更远处的海洋。

第十二章 痛失所爱 (223)

戈尔把卢曦抱上床，替她脱掉衣服，露出那美妙绝伦的曲线，那中国瓷一般的质地。如果他在巴黎的产品设计师能亲眼目睹这天赐的美丽，不知会生出怎样的灵感。他一定能把露西系列的瓶子的曲线设计得更加柔和、优雅。卢曦变成了一块冰，一块清凉的冰垫在戈尔火热的身体下面，这种感觉真奇妙。

第十三章 追踪 (241)

这种感觉是这样的新鲜、刺激，她觉得自己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向上升，她不觉得羞怯了。她很自然地抱紧这个陌生男人，她紧闭着眼睛，一阵又一阵地颤栗，还是不肯松开他。她光洁的肉体好像脱离了她的意识，要去找寻另一种欢乐。她什么都不能说，她觉得自己已经被推到顶峰了。就在这时，她发出一声痛楚的尖叫，声音大得惊人。很快她又被随之而来的甜蜜包围了，像是沐浴在五月的太阳雨里，浑身的筋骨酥软。

第十四章 胜者孤独 (262)

赵诚南起身去把窗帘关上，光线变得幽暗些了。他闻到了卢曦身上透出的香气，那种让他兴奋和激动的香气。他有些动情了。他意识

到眼前这个女人的身体,是他见过的最完美的肉体。他以前的意识呢?

第十五 尾 声 (281)

银丫说:“他送我口红?你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?他要是什么时候想起送我口红,我早就嫁给他了。”卢曦说:“这么容易?”

银丫冲着卢曦做做鬼脸,“当然啦。”

第一章

在失业的日子里



她最早叫卢曦。

这是父母给的名字。后来又有了洋名——露西。还有人管她叫阿曦。

名字,对于她这样一个多年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里的都市女人来说,已经不重要了。

每一天,都有阳光照耀着她越来越臻于完美的肉体。让她感到,她年轻而丰茂地活着。

每一天,都有更新鲜的事情刺激着她的神经,使她无暇去回顾那些遥远的往事。

就象书里常常写的那些女人,迈开脚步的时候,她就开始了奇迹的道路。

这也许仅仅是属于她的奇迹。

毕竟,这世上,人们的需求是那样的千差万别。人们的希望,也是那么地不一样。

她曾经不使得希望。

后来,她自以为走上了一条希望之路。

这个城市的秋季是广为人称颂的迷人季节。入夜，三环路的彩灯像一串拴在城市颈脖上的项链，晶莹剔透。远远望去，宛如一个美典绝伦的美妇。一辆豪华奔驰车，通体黑亮地在三环路上疾行，像是飞窜在美妇项间的虫子。

虫子到一处立交桥东拐而去，驶入一片居民小区模样的地方。车停稳后，汽车前座的皮椅上坐着的女孩，拢拢满头乌发。她的脸色有些苍白疲倦，黑黑的眼珠茫然地瞅着四周的楼房。

现在，大约是凌晨两三点钟吧，还没养成过夜生活习惯的人们的窗内几乎一片漆黑。女孩问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比尔？”

驾驶座上高瘦的美国人长着的淡褐色的睫毛和谈蓝色的眼珠，他笑咪咪地调小车内音乐的音量。席琳狄翁的歌声化成淡淡的背景，显得更有磁性。比尔那只青筋暴露的手放在了女孩穿着贝纳通裙装的腿上。

麻毛质地的裙子短短的，女孩看着自己被灰色丝袜绷得紧紧的膝盖的手，皱皱眉头，挪动双腿，躲避那只毛茸茸的手。

“比尔，告诉我，这是什么地方？”这一次，女孩用的是英语，纽约口音，声音也变得尖利。

比尔涨得通红的脸蓦地盖到她的脸上乱吻起来。女孩已经无法看清比尔脸上那些丑陋的雀斑了。他的嘴贪婪地堵住女孩的口鼻，几乎让女孩背过气去，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：“Dear, I love you! oh, Baby!”一只手已顺势伸入了她只有三颗纽扣，一只纽扣尚未扣的西装外套里。那里面，一件薄薄的低领裙装紧紧地裹着她饱满的躯体。

这声音像针一样刺痛女孩的耳膜，女孩后悔自己不该穿那些流行时装杂志上介绍的最新穿法，一股酸水从胃里翻腾出来，顺着她紧咬的牙关冲出。

比尔一惊。

趁比尔松开，女孩从座位前的纸巾盒里抽出一叠纸巾拼命地擦嘴和脸。

“你不舒服吗？露西？”比尔有些愕然。

露西急红双颊：“混蛋！你再这样，我就叫警察了！”

比尔狡黠地笑笑：“警察？宝贝，这里不会有警察的，你想让他们统统知道你是 DDC 的非法雇员吗？我懂中国的法律。露西，求求你，为什么我们不试试呢？一定是个美好的开始。”

“试试？”露西故作不懂地问比尔，一只手稍稍用力去推车门。车门被牢牢地锁上了。

“对！就在车里。这里很安全！”比尔重新凑过来，抱着她的腰肢。露西拼命抗拒着那双象铁钳一样钳着自己的手。那双手还是越来越紧，像是要把她的肋骨捏断。“比尔！比尔！别这样！求求你！你再这样我就要喊了！”

“别这样！别这样！我想要你，从第一天见到你时我就想要你！”比尔开始解皮带，“宝贝，会很好的，我不会骗你！”

“给我两分钟时间——太，太突然了。对不起，比尔，给我点儿时间准备好了吗？”情急之下，露西恳求。

比尔不理睬露西的央求，一口一声甜心、宝贝地呻吟着，像只发情的困兽，领带也不知什么时候被松开，歪歪扭扭地搭在他的背后。

露西羞愤交加，只好先任他欺侮自己。她感觉自己被挤在椅背上，已经快变成一张肉饼了。比尔的眼白里布满充血的红丝。看着这双眼睛，兽一样的眼睛，她懊悔平时对他太好。她眼睛搜寻着车内能不能找到什么救援物品，正好比尔把她的头移了一个方向，她瞥见车的后座。

露西开始配合比尔的动作，她在脑子里极力搜寻平时看的那些英语片的台词：“比尔！比尔！亲爱的！”她忍住恶心，“比尔！比尔，你真棒！”比尔动作渐渐温柔起来，也有了一点点平时公司里常有的绅士影子。“比尔！比尔！这里太窄，我们到后面去吧！”

比尔喃喃地：“对，对，到后面！”他一面搂着露西，一面去抓遥控器。车门一响，露西用力推开比尔，冲出车外。

“你这个混蛋，见你的鬼去吧！下地狱去吧！”她慌慌忙忙地骂着，就近冲进了一个单元，直奔上楼。比尔沮丧地提着自己的裤子，追出车外，大喊着“露西！露西！”他跑进楼梯口，一阵夜风吹来，使他打了个冷颤。他看着黑洞洞的防盗门，意识到自己已经冲进了居民

楼，倏倏地返回车上。

等了半个多小时，比尔终于把车开走。露西站在六楼楼梯与七梯之间，看车消失，又等了很久，才摸黑下楼，消失在夜色中。

比尔倦意十足地开着车，打着哈欠和酒隔，嘴里咕噜着一句他新近学会的中国俚语：“他妈的！煮熟的鸭子飞了！他妈的！煮熟的鸭子飞了！”

这样说了很多遍，他觉得不过瘾。就改成他的母语国骂了。

亚运村一带的小型公寓里。

银丫躺在柔软的床上睁开眼睛。每次她睁眼，首先看到的就是一副优雅的白牡丹图案的窗帘。

晨光流水一样泻到房间里，淡紫色的墙纸图案也显得分外清新柔和。她蓬蓬松松的褐色卷发，象花一样散开在米黄色的枕套上。被窝里暖融融的，她充满眷恋地享受着这醒来时的温暖与适意。

银丫打了喷嚏。侧身去看枕头另一端睡着的那个男人。男人还在沉睡，他的脸、他的皮肤都是健康的，古铜色，闪烁着阳光的气息，仿佛刚从热带的海滩沐浴归来，露在雪白的被子外的一截胳膊，显示出他无懈可击又恰到好处的肌肉。这样的肌肉，通常在中国男人的身上少见。银丫暗想。

他的脸部轮廓也极其完美；适中的鼻子；轮廓分明的脸线；棱角分明的嘴唇；他的眼睛现在闭着，银丫知道，只要这双眼皮一抬，对于一个女人而言，她们就看到了世界上最完美的情人偶像了。她深信，无论哪一类女人，只要遇到这样一副躯壳，都会一往情深。

她掀开被角，静悄悄地让自己的光脚触到柔软的地毯上。慢慢走到梳妆镜前。一个1.68米左右的，体态丰腴线条柔和的女人披散头发，赤身裸体地同她对视。

银丫像欣赏陌生人一样，审视镜中的美人。早些年，她在艺术学院读书时，她就这样一丝不挂地站在她的指导老师面前。老师每次凝视着她身体时，总是情不自禁地夸她天生就是一幅油画。

她静静地看着这幅油画，发现腹部似乎比以前凸出些了，而乳房

也略略有些下垂。她用手轻轻托着一对乳房向上运动，仿佛这两个尤物不是她身体的一部分，而是一件身外之物，一对她的宠物。她发了半晌愣，从凌乱的梳妆台上捡起一只口红来到床边，轻轻地在熟睡的男人身上写字：“银丫到此一游。”字迹歪歪扭扭，快写完时，那个男人动了动，似乎微微睁了下眼，又睡去。

银丫罩上一件睡衣，蹑手蹑脚地走出卧室。客厅里一片狼藉，烟灰缸里插满烟头，空气里也弥漫着烟味儿。昨晚在这里，银丫巧妙地避免了三个男人危险的冲突。一个是建筑公司的老板，一个是新认识的广告公司的客户经理，还有一个就是安美迪市场调查公司的副总——现在躺在她的床头的美男冼俊雄。

她圆熟而又稳健地同他们纷纷谈了“公事”，留下了冼俊雄。她已经有一个多月没同他联系了。有时，同别的男人在一起，缺少感觉时，她就在脑子里遥想他。

她很清楚自己对冼俊雄，有一种肉体上的眷恋。这有点儿像自幼就偏爱的小笼汤包，如果定期不去叫一笼来，在味觉上总有一种缺憾。

她愉快地看着硝烟过后的战场。转身去敲另一扇门：“阿曦，阿曦，开门！”

卢曦经过昨夜与比尔的一番肉搏，有些惊魂未定，一宿噩梦不断。此刻，噩梦被银丫的叫声打断。她和银丫两年前在一家公司是同事。那时，银丫刚毕业，做服装设计师，而卢曦凭着四年本科训练出来的一口流利英语，做服装公司的文秘。后来，服装公司倒闭了，银丫和卢曦却成了朋友，并一直保持着不远不近的交往。

银丫和卢曦是两个类型。银丫敢说敢干，作风泼辣，又有点疯疯颠颠的。卢曦从外表上看，是有些娇弱，甚至腼腆，仿佛随时都需要有人来保护她。卢曦的美，在银丫看来，是如此特殊。这个与她同龄的女孩身上有一种神秘的特质，心直口快的银丫有点捉摸不透。有时候，除非卢曦自己讲出来，否则，谁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。

“怎么回事嘛，三更半夜的跑来，害得我一夜都没睡好。”银丫一

屁股坐在床上。

卢曦穿着蕾丝边的胸罩，倚在一只肥肥大大的枕头上，脸色看起来憔悴不堪。“没什么，我不想去上班了。”

“不上班，也没有必要那么晚来通知我呀！”银丫说，“到底出什么事了，你偷了人家的东西？”卢曦夜里来的时候，准确地说应该是凌晨跑来的时候，见了银丫只是说：“对不起，给我找个地方吧，睡客厅都行。”当时银丫追问了两句，因为卧室里还有洗俊雄，只好重色轻友，先让她在另一间卧房里睡。

银丫一番追问，卢曦终于说出原委，银丫叹口气：“我还以为什么事呢，大惊小怪的。有个老外追你，又是你的老板，有什么不好？哼，要是我呀，索性将计就计。”

卢曦的头发乱绞着挂满头，表情愣愣地：“你不知道，他那种人让人产生生理上的反感。”

银丫笑笑：“什么生理上的反感，我看你是有心理障碍吧，老外有什么不好，我认识的老外都比中国人能干。”

卢曦撇撇嘴。不说话。

银丫看着她。兴致勃勃地问：“那老外什么时候开始追你的，还在车里，真够浪漫的啊！”

卢曦说：“什么时候你要是见到他，就不会这么说了。”

银丫仍然笑着：“不一定吔。个人口味不一样嘛，没准我喜欢。”

“喜欢？”卢曦的眼前浮现着比尔布满雀斑的尖脸，“喜欢口臭还是狐臭？”

银丫知道，只要卢曦出奇不意地说出这种狠巴巴的话来的时候，就说明她已经心里有主意了。银丫道：“口臭、狐臭我统统喜欢！”

两个女孩倒在床上夸张地大笑起来。

“你最近怎么样？”卢曦问。

“老样子呗。昨天才险呢。呸——”银丫朝门外努努嘴，“这个是我收的处男。想当初，什么都不会，现在是口味越来越高。还想翻身做我的教父，美死他了。蛮帅的啊，你要喜欢，借给你用用。”

“我才不要呢！”卢曦说。